

第二編上 中古婦女文學（兩漢）

第一章 漢之宮廷文學

第一節 唐山夫人

周官九嬪之婦學。至秦而亡。漢之宮廷制度。略因於秦。而不知法周。雖羣妾各有官爵。後亦有內起居注。要其法簡陋。內政既弛於后妃。女學遂衰於天下。然猶非後世所能及也。漢書外戚傳。謂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健仔。嫜娥。俗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此前漢宮廷制度之大略也。光武中興。斷彫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高祖初起。其宮人尙多諳習文雅者。而唐山夫人爲最。高祖故不知詩書。唐山房中樂雖楚聲。然猶近雅。漢書禮樂志曰。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韋昭曰。唐山姓也。今著其詞。

安世房中歌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懸。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旒翠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娛。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
聯聯。經緯冥冥。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臻。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豐草萋。女蘿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宵窠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
隨世。我署文章。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
禮禮卽卽。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劉元城語錄曰。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祖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原。乃唐山夫人所作。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陳繹曾詩譜曰。安世歌質古文雅。

第二節 班婕妤

唐山夫人詩。雖典雅古質。而其他文不傳。故漢宮人中。惟班婕妤有集傳於當時也。漢書曰。孝成班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游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與隴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健仔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健仔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索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襄閭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嬖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纏襪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扃。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幃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絳縵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祿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茅坤曰。賦之藻思。當勝相如。健仔集。今不傳。所傳又有擣素賦。其辭曰。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廕色。忽霜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襟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佩之精明。若乃盼睐生姿。動容多致。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積肌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玳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含笙揔筑。比玉兼金。不墮不簾。匪瑟匪琴。或旋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叶俾。緬反。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飄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羣。哀離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桑間絕響。濮上傳一作音。蕭史編管而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妹妙之年。幽閑貞一作靜。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以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絞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一作逸。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驕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勳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爲愧。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

侈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迹而知心。計修路之遐曼。怨芬菲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慙行客而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婕妤又有報諸姪書曰。託言屬見元帝所賜趙婕妤書相比。元帝被病無怙。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故略陳其短長。令汝曹自評之。成帝嘗有書賜婕妤。故云然也。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班婕妤又善五言。文選載其怨歌行曰。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敝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鍾嶸詩品曰。婕妤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樂府獨以怨歌行爲顏延年作。未足據也。

第三節 後漢馬皇后

范蔚宗曰。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蓋東漢外戚之權頗重。而后妃之通經術有文學者。推馬皇后及鄧皇后。其餘莫逮也。

馬皇后爲伏波將軍援之女。顯宗之后也。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

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繪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言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始終不衰。肅宗卽位。尊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褻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

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

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太后報曰。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后又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敘平生。雍和終日。後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寢疾。不信巫祝。小醫數。敕絕禱祀。蓋馬后之言。頗近儒家也。

第四節 後漢鄧皇后

和帝鄧皇后者。鄧禹之孫也。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輒與詳議。初爲貴人。陰后廢立爲皇后。和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馥貴人策曰。

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黃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

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殤帝康陵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

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謏調。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車騎將軍隲等。雖懷敬順之志。而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

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

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永初七年入太廟齋。因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還。因下詔曰。

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強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迺上。

元初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尙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

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旣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矣。其勉之哉。鄧后臨朝。凡二十年。永寧二年崩。其遺詔曰。

朕以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元扞運。危於累卵。勤

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爲樂。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以廢病沈滯。久不侍祠。自力上原陵。加歎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奈何。公卿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朝廷。

第五節 漢之宮廷雜文學

漢世后妃公主。其遺文自上所述外。猶有可見者。掇錄於下。

一、戚夫人 高祖幸定陶。愛幸戚姬。生趙隱王如意。數欲易太子。惠帝立。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令舂。夫人舂且歌。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耶。召趙王殺之。戚夫人遂有人彘之禍。其歌曰。

子爲王。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

二、華容夫人 華容夫人者。燕王旦夫人也。旦爲武帝弟四子。以謀廢。立事發覺。憂懣。置酒會賓客。王自歌。夫人起舞續歌。坐者皆泣。王遂自殺。夫人歌曰。

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徊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

三、烏孫公主 武帝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烏孫公主。以妻烏孫昆莫。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常思

漢王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四、王皇后 元帝王皇后。王莽姑。成帝母也。平帝卽位年九歲。時莽秉政。尊爲太皇太后。有褒中山孝王衛后詔曰。

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爲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傅太后丁姬諄天逆理。上僭位號。徒定陶王於信都。爲共王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侮古梅聖人言。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竟令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共王祭祀絕廢。精魂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近事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迺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

五、王嬙 嬙字昭君。齊國王穰女。元帝宮人。時匈奴求美人爲闕氏。昭君請行。或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其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元帝悔恨。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棄市。昭君竟行。在胡嘗上元帝書曰。臣妾幸得備身禁臠。謂身依日月。死有餘芳。而失意丹青。遠竄異域。誠得捐軀報主。何敢自憐。獨惜國家黜陟。移於賤工。南望

漢闕徒增愉結耳。有父有弟。惟陛下少憐之。或曰此書依託又作怨詩曰。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於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游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殘。志念抑沉。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回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六、許皇后 成帝許皇后。聰慧善史書。後以祝詛事坐廢。成帝時數有災異。用劉向谷永等言。減省椒房掖廷用度。后嘗上疏曰。

妾誇布

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

服糲食。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

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穢不修。曠職尸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家吏不曉。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

妾以詔書矣。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勝。幸妾尙貴時猶以不急事操人。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內邪。師古曰內邪言內中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繪及發乘輿服繪言爲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左右多竊怨者。甚恥爲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故時酒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事率衆多不可勝以文陳。俟自見索言之。唯陛下深察焉。

七、趙皇后 成帝趙皇后飛燕。長安民家女。初拜婕妤。尋冊爲后。有上成帝箋曰。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遺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視之私。特屈乘輿。俯臨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月脈不流。飲食甘美。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聽是真符。龍據妾胸。茲爲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

西京雜記又載飛燕歸風送遠操曰。

涼風起兮天隕霜。懷君子兮渺難望。感予心兮多慨慷。

八、趙昭儀。趙昭儀者飛燕之妹。今傳其與飛燕二牋如下。

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碗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簽。精金彊一作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卷。七回光雄舫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鑪一枚。文犀辟毒箸一雙。碧玉膏簽一合。

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襪三十五條。以陳踴躍之心。金華紫輪帽。金華紫羅面衣。織成上襦。織成下裳。五色文綬。鴛鴦襦。鴛鴦被。鴛鴦褥。金鵲繡褱。七寶綦履。五色文玉環。同心七寶釵。黃金步搖。合歡圓璫。琥珀枕。龜文枕。珊瑚玦。瑪瑙彊。雲母扇。孔雀扇。翠羽扇。九華扇。五明扇。雲母屏風。琉璃屏風。五層金博山香鑪。迴風扇。椰葉席。同心梅。含枝李。青木香。沉水香。香螺卮。九真雄麝香七枝。鐙。

九、梁皇后。順帝梁后諱嬈。冲帝質帝時俱以皇太后臨朝秉政。桓帝立歸政。臨終有遺詔曰。

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閒以來加以浮腫。逆害飲食。寢以沈困。比使內外勞心請禱。私自付度。日夜虛劣。不能復與羣公卿士共相終竟。援立聖嗣。恨不久育。養見其終始。今以皇帝將軍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

十、唐姬 廢帝宏農王妃。帝被弑。姬歸潁川。父欲嫁之。誓不許。嘗抗袖而歌。以悲廢帝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爲帝兮命天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奈何煢獨兮心中哀。」漢人文字流傳已尠。故於宮廷篇翰。並集而次之如此。

第二章 婦女與五言詩之淵源

世傳五言詩起於蘇李。詩經中雖偶有五言。未有全篇五言者。故以蘇李爲首也。古詩中已有枚乘作。要至武帝時。五言乃大盛耳。然楚漢春秋載虞姬答項王楚歌。全篇五言。在楚漢之際。蘇李之前。是五言詩淵源於婦女也。困學紀聞曰：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美人和之云云。是時已爲五言矣。按虞姬項羽美人羽被圍垓下。起舞帳中。乃慷慨悲歌。美人和之。遂自刎。其歌曰：

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婦女與蘇李同時而爲五言者。有卓文君之白頭吟。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

筵筵。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右卓文君本辭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一解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

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二解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

親爲誰驕。三解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四解竹竿何嫋嫋。魚尾何

筵筵。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齷如馬噉箕。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右晉樂所

奏文略有異同

文君白頭吟。措詞溫厚。頗得怨而不怒之旨。又蘇武妻亦有五言詩。武帝太初四年。中郎將

蘇武出使單于。作詩留別。其妻答之曰。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寒蟬抱枯枝。枯枝時飛

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爲雙黃鵠。悲鳴戲

清池。

漢樂府中有陌上桑。是漢時女子羅敷所作。崔豹古今注曰。敷姓秦氏。邯鄲人。同邑千乘王